



诊余闲笔

上

香港巴中62年届陈治威（三郎）

今年是牛年，都说牛年大吉，但愿牛年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好运，早日摆脱新冠病毒肆虐，重新过上无疫情威胁的生活！

说起牛，我心有感触，想起四十六年前曾经有缘结识半年，我给牠安名叫「呵——！」的牛朋友。

1975年，也就是我移居香港的前一年，我还在广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当班主任。这年入夏，学校安排我到学校的小农场工作。当年的广州第一师范学校校址是在广州沙河镇再上一点的瘦狗岭，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377号暨南大学华文学院，那里也曾经是华侨补习学校。当年学校的周围环境还比较乡野，前面是农村田园，后面是瘦狗岭山林。学校有一个小农场，种些黄豆、蔬菜、地瓜、南瓜什么的，以供校厨用。别小看农场只豆腐方块大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可却饲养着一头耕地用的公水牛！当时农场的领导是熟悉农务、说话声宏亮而带点沙哑的潮州大汉胡发香，副领导是谈吐和风细雨、瘦矮、皮肤有点黝黑，第一眼见到他便令我联想到水浒传里108条好汉首领宋江形象的曾尼意。

我到农场报到那



天，大水牛已经失踪了两天，刚好由附近农民牵回学校来。原来负责看牛的老师一时疏忽，牛竟然偷跑到对面农村找对象去了！农民说，发现这公牛的时候，牠正在和一头母牛卿卿我我哩！糟了！我心里暗道：又将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了，可不是吗？牠们的爱情明摆着是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呀！唉，就不知牠们作了山盟海誓没有！

农场共有七、八个人，我三十多岁，年纪最小。我以前喜欢运动，如球类、打拳、跑步什么的，动作敏捷反应快，老胡便把放牛的工作分配给我。我对牛并不陌生，早在大学以及大学毕业后都曾经到过农村或部队农场生活，双手还捧过牛粪呢！次日一早，我还未吃早餐，便先到牛房去看看牛，正式宣

布三郎我放下粉笔投教从牧啦！牧童生活开始了，哈，新鲜！这头水牛也够大的，就是瘦了点不长膘，胸背两侧露出1、2、3、4（音乐符号）几道排骨

纹路。可能是初次见面陌生吧，牛瞪眼望着我，一副疑惑揣测的样子，我一边口中轻声「呵——！」（我以前在农村时也是这样呼唤牛的）呼唤牠，一边轻轻抚摸牠的头，然后牵出牛房外，将牛绳绑在一棵大树上。我清理干净牛房（牛粪够多够臭的）后，便牵牛到学校厨房附近一块面积颇大，荒废了多年，长满野草的足球场上吃草，这里的草郁葱茂盛，看来够牛吃一段时间的了。我将牛绳加长，绳端牢牢地绑在一节不知何时何人砍下的，足有二十公斤重的大块木头上，这样，牛至多是以木头为中心，拖着绳周围走个圆圈，任怎么走也走不远了。一切料理妥当后，我这才到饭堂吃早餐去。

早餐后再去看看

牛，「呵——！」温和地多呼唤牠几次，多摸摸牠的头，让牠感觉到我是和善的，明白我是牠的新主人，熟悉我的呼叫声，记得「呵——！」是牠的名字。一切妥当了，我便回宿舍看我的医书，自修我的中医。直到临近中午十一点左右，我再去看牛，把牛牵到鱼塘边喝喝水，然后再牵绑到饭堂外的一棵大树下，我吃午饭牠休憩。午饭后我回宿舍午休。到了下午二点，我再去看牛，有时也会把牛牵到学校后门外的烧瓦厂周围兜兜，那里除了有野草外还有不少野芒草，牛爱吃，营养好，吃了快壮……

我放牛的活大概干了半年左右，牛长膘了，胸背1、2、3、4的排骨路纹消失了，同事们都赞的。我和牛天天在一起，彼此建立了感情，牛变得温顺乖巧，只要我「呵——！」一声呼唤，牠便会朝我这儿望，然后任我牵拉，牠从不撒娇闹事，也没给我造麻烦添乱。

我自1973年春申请出国后，便计划着到香港后改行。我自认为我的兴趣、体质、性格、记忆力、领悟能力、中文程度和原有的基础（少年时曾习武兼学跌打及母亲教了我一些民间疗法）都最适于改行

当中医师，于是很努力地一边任教一边业余习医、行医。我自放牛后便再也不用备课，不用改学生的作业，不用下班辅导学生自修，不用找学生谈话，不用参加班干部的会议……总之我有足够的时间自学中医，不少中医书都是在这期间读完的。其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：语文科教研组廖晏钟老师对中医也有兴趣，他从中山图书馆借了清末民初名医张锡纯名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（上下册），阅读后转借给我，廖老师声明借期将到，要我一个星期内还回给他。此书当年新华书店买不到，非常珍贵，我如饥如渴地五天便看完，还将一些有特效的方药记下来，其中有「薄公英汤」（单味药）和「秘红丹」（肉桂、大黄、生赭石三味药），因为药简效佳，价廉易得，所以记得最牢，到港行医后，我用之帮了不少病人。

我非常感恩学校安排我到农场工作，非常感恩农场领导让我负责看牛，非常感恩廖晏钟老师、顾兴义老师（顾老师送给我不少他读过的中医书）以及不少曾经鼓励、支持过我习医的同事、朋友，当然，也非常感恩我的牛朋友——「呵——！」。